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會稽李本考義

十有六年甲辰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公初立見悼公時諸侯尚多不協而齊與邾莒皆陰爲黨而伐魯以撓霸圖故汲汲焉欲合諸侯喪

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

衛侯者剽也獻公奔而剽立出預諸侯之事矣溴梁溴水之梁也杜元凱曰溴水出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軹故城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南十三里溴水所經之地水經註曰梁水堤也

戊寅大夫盟

凡大夫與於兵好皆曰諸侯之大夫如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今曰大夫盟而不繫之諸侯何哉大夫自盟不由諸侯之命也溴梁之會晉平新立初合諸侯

是時邾莒伐魯懼誅而反以魯侵其田爲辭平公於是下令諸侯使反侵地必因邾莒之言而有激矣然左氏曰會于溴梁命歸侵田自世俗論之似若迂緩然覇者以義率人必先正本平公果能扶弱抑強一正疆理則物得其平兵爭可息此政之善者也豈但可以繼悼公之業而已哉然而諸臣之志專在富國強兵而侵田之利多入強家尤其所不欲也故荀偃鼓衆獨盟惟以同討不庭爲事蓋謂當時齊人不服而邾莒實恃之肆暴當先致討不當聽其愬而歸侵田也故雖君命有弗從焉專恣無君如此豈復諸侯

所能制哉晉平爲臣所抑命雍不行則遂以伐魯之故執邾莒以歸其國君若贅旒不能爲主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然則晉之所急豈在覇業之不振哉亦惟正身脩德禮馭其臣而使之敬忠以勸斯可矣左氏以爲高厚歌詩不類荀偃怒而爲盟則似畧知齊人不服之因而未究其實者也何則齊方輕晉萌爲仇讐高厚必無來會之理果有其事則當列高厚於會而曰高厚逃歸矣今經文無之安足信哉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子邾子之執正荀偃所謂討不庭也凡執諸侯未有言以歸而此獨以歸者見晉臣之所甚怒也其見執皆不久而歸其國矣故不書歸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此邾莒怨魯爲荀偃所沮而見執也及平丘之會平公又聞邾莒之愬遂拒昭公而執意如惑於讒言如此其不競也宜哉

齊侯伐我北鄙

高閌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

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于魯矣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之遷葉本為避鄭患也鄭雖與許為讎不過因許親楚而疑其攜己耳何俟必報今鄭既服晉遂恃之以伐許何義哉鄭伯親往而魯晉宋衛君皆不行自是晉亦不復爭許可以見伐許之非晉意也霸者不

能以義率諸侯而徇人以虐小國晉之志亦既荒矣
高閌氏曰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
國君也宋稱人蓋微者趙鵬飛氏曰許爲鄭虐遷於
葉以依楚中國失許實鄭之由今晉不察復聽鄭伐
許故十八年楚公子午伐鄭許故也悼公在位十五
年置許不問以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爲宋鄭之患
也今平公聽鄭伐許無得而失則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黄震氏曰齊以魯服晉而伐之伐魯所以貳晉也故穆叔往晉告急高閌氏曰魯不能內脩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於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十有七年乙巳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邾宣公牼卒子華嗣是爲悼公

宋人伐陳

高閌氏曰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是特楚方脩吳無假於圖中國宋人謂其已詘也而乘間伐

陳此豈安邦之策哉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名衛卿也石稷之子○曹近於衛而不與會戚以立剽雖嘗同會湨梁而國人又必有詢孫林父之事者故石買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詳見十九年齊殺下　桃魯北鄙邑或以爲即濟西之桃丘或以爲在汶縣東南之桃墟皆非也何以見之以其非北鄙耳防亦在魯北鄙臧孫氏邑也杜元凱曰蓋縣東南有防城按蓋城在今沂水縣西北

七十里沂水即莒爭之鄆也而防在蓋之東南乃魯地之界於齊莒者高閭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今華元已卒而宋又以其使賊殺華吳之故治之蓋子罕爲國因事以去不肖實所以抑華宗也與六年逐華弱意同左氏以爲向戌勸宋公爲大臣蓋耻含之不問因國人逐瘈狗入

華氏臣懼遂奔則似有不遑者蓋奔者其國不容而忿然棄去之辭也華臣賊殺華吳以暴宗室亂政之事也於法應討向戌方與樂喜同心輔政勸其君以免討足矣豈肯庇之而復使居位乎況國人逐狗倉卒間事耳臣何爲而遂至於奔邪故華臣之奔實因得罪見逼而自疑也而樂喜之政可以見其善矣○高閌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閌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爲晉所執既歸而卒

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脩先君之怨也此柷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十有八年丙午

春白狄來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白狄去魯甚遠無事而來必假以互市爲名其實志於窺覘耳道自晉郊關出不禁中國所以譏察非常者防亦弛矣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伐曹也不告於晉而晉謂曹已嘗同會溴梁雖不與立盟不必復治也故因其使晉而執之非禮

也罪石買而黨孫林父豈所以正霸討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强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悟方且耽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焉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公輕晉未嘗親與悼公會盟而又以黨怙孫林

父逐衛侯之故連年伐魯此雖人心之所惡而實晉不德之所致也晉侯不能自反乃徇荀偃討不庭之說而合兵圍之何義哉況齊遠在東方兵强地險雖諸侯共圍何益於事書同圍齊懼圍齊之難服而諸侯同心推晉爲主也晉平初立以是而主諸侯非所以服人心定霸業矣○邾莒本黨齊伐魯者也見執於溴梁而始畏晉今晉合諸侯以討齊而二國從之見其惟强是附豈眞有定志者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曹成公負芻卒子滕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午字子庚○楚子久不出師而午為令尹伐鄭以嘗之至于純門此憑陵諸夏之志也鄭方恃晉楚師無功而返矣左氏載鄭公子嘉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則恐不然辯見明年鄭殺公子嘉下

十有九年杍丁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張洽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按齊州今濟南府禹城在府城西北一百里○祝柯之盟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為害則

祝柯之謀也欲以是服齊其策下矣○孫明復曰諸侯不序前目後凡也汪克寬氏曰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但曰盟于其會盟無王臣而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若會盟殊地也故祝柯之盟書諸侯重丘之盟亦書諸侯

晉人執邾子

邾莒黨齊伐魯魯訴之公既皆執之溴梁莒不復肆而邾則再伐魯南鄙其恃齊而無忌憚甚矣今邾悼公雖從晉圍齊以盟祝柯而晉之積怨猶欲泄焉故復為魯執之以刼其歸地此何以正霸討而服人心乎

○趙汸氏曰不言以歸既服而釋之也

公至自伐齊

伐當作圍不然則圍當作伐必有一誤矣

取邾田自漷水

杜元凱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按合鄉在今滕縣之東湖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自漷水者西在漷水之西也至哀二年取漷東沂西田則又盡其東界以至沂水矣○黄震氏曰晉怒邾之伐魯不已故取邾田以與魯高閌氏曰邾之病魯信有罪

矣嘗以諸侯之力前旣執其先君此又執其嗣君取其田蓋已甚矣書取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非諸侯取之專罪公之意也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蓋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澂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齊之取怨于晉本爲林父逐君而伐魯也諸侯旣同圍齊矣而林父又獨伐齊其不知自反甚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齊靈公環卒子光嗣是爲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士匄有經齊之意故閔齊侯之卒而還此士匄所以爲賢歟胡康侯曰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晉師未出晉境如是

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孟獻子也大學記其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言而孟子亦稱其有友五人而忘家之善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之師四卿並出蔑獨不預焉亦可以見其有特立之

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爲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晉方責魯不從禍將及國矣而從於强令何多尤焉所少者不能爲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即不經見豈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爲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高厚高固之子高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靈公末年漸用事矣今靈公卒崔杼以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於高厚故殺之而崔杼專權忌尅之罪著矣高閌氏曰齊高厚嘗帥師伐我矣晉新行義於齊齊侯始立而欲親晉故歸罪於高厚而殺之以說于晉此明年所以有澶淵之盟也趙鵬飛氏曰高旣以罪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傳曰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

不言繼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按鄭三卿即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於十年為盜所殺者也公子嘉即子孔九年楚公子貞伐鄭將三卿欲從而嘉主杖信待晉之議盡鄭卿之賢者也子展即舍之公子喜之子子西即公孫夏公子騑之子與嘉皆穆族也嘉若知盜殺三卿而不言又欲去諸大夫而起楚師則信乎當坐亂國之刑矣然嘉不去大夫則非其果有必誅不赦之罪而可絕於仕籍也考

嘉平生似非為小人之行者特以專政為同列所忌故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並緣國法致之於死故稱國以殺豈以嘉罪應死而子展子西特不當私分其室哉○嘉既殺後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子產既與國政自是鄭治漸可觀矣齊履謙氏曰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世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

安世之論曰鄭㝡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産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産善相小國謂此也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汪克寬氏曰郛乃外城此云西郛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所謂中城爲魯國都之内城可知矣今按西郛特以城壞而備禦耳左氏例以爲懼齊則蹙矣懼齊何必城西郛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元凱曰魏郡内黄縣東北有柯城鄭漁仲曰柯衛地後屬晉按魏郡今爲大名府而内黄屬焉柯非莊十三年盟柯之柯也士匄至此與叔孫豹會謀所以綏齊也叔孫豹爲之通意於齊於是有澶淵之盟矣

城武城

杜元凱曰泰山西武城縣今按武城城在費縣西北七十里子游爲武城宰即此其地近莒城之所以備莒也

二十年城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速蔑之子也是爲孟莊子即孔子稱其不改父臣與政爲難能者○高閌氏曰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也莒魯結好自是十五年不交兵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曰齊成故也蓋自晉悼公卒齊與晉絕至是靈公卒而莊公始與晉盟預盟之國皆晉之舊人也而齊獨先焉以其始服故尊之耳陳蔡不預時皆從

楚也薛季宣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

聞喪而還師遂會于澶淵脩德来遠不誣也哉杜元

凱曰澶淵衛地在頓丘縣南近戚按澶淵在今開州

西三十里漢爲頓丘縣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許翰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足矣

而復伐之譏已甚矣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今按孟

莊子父喪甫踰五月而即會莒盟向又汲汲於伐邾

不可以爲善政矣孔子稱其不改父政不知何指豈

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邪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稱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出奔楚夫履燮之同母弟也若不與兄同志則不必懼罪今經履之奔於殺燮之後則履爲燮黨可知矣蓋春秋時凡殺大夫者非疑其專恣則爲權臣所傾也殺燮之由今不可考但以爲謀從晉則恐失實耳蔡自踐土翟泉之後絕不與中國會盟其從楚也固矣勢必不能從晉而群臣豈宜復有以此爲說者哉故燮之殺

必不以欲從晉也而殺之奔則必燮之黨也或者蔡人懼殺燮故誣燮以從晉之罪耳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光陳黃之奔左氏以為慶寅慶虎愬其謀叛楚也如此則黃何為又奔楚乎使其往愬二慶則二慶本謀從楚亦何畏於罪而反以叛致討哉楚使屈建圍陳經所不載則是無其事也且陳黃出奔楚必殺二慶而始得歸及其歸也又因楚力而謂之自則公子黃者固楚之黨而與二慶有所不協者也蓋陳袁僑之會晉雞澤必君臣合謀而後行慶氏專執

國政豈不與知而黄以毋弟貴寵權勢將傾公慶氏
譖之於君以致奔楚黄既至楚則以從晉之罪委於
慶氏此陳侯所以聽楚殺二慶而弟黄藉楚得歸遂
秉陳政也此事理之甚明者而左氏自相背馳矣故
黄之奔罪陳侯信慶氏之譖不能安其弟而黄從楚
以陷二慶罪豈在其下哉慶氏之譖虎實爲之寅無
預焉觀二十三年殺慶寅書及可知矣

叔老如齊

黄震氏曰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於是釋怨而脩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寛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强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好於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配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傳曰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丘二邑名後漢志山陽郡南平陽有漆亭有閭丘亭水經註曰漆鄉在縣東北十里有閭丘鄉是也

按南平陽今兗州府鄒縣也則二邑在今曲阜縣之西南界而其西則泗水之所經也○庶其不稱氏邾大夫非卿也以地奔甚於叛矣凡以地叛者據邑而不服其君也奔則以地與人叛何足言乎是時魯取邾田又重以仲孫速之伐邾衰方甚而庶其即以二邑來奔乘其不敢與魯抗也而魯納之邾何所控訴焉庶其既納而莒牟夷邾黑肱皆接踵來矣餘見昭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下黃震氏曰襄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兹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歟

夏公至自會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書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没而黶之汰虐已為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為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賓一譖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世禄之家鮮克由禮權勢之盛可不戒哉○君子逞不適讐國楚是晉之讐也盈之奔楚憤

然棄去本欲因楚力以復國耳此則盈無君之罪也

盈雖奔楚而楚實無意於盈不久而即奔齊矣豈非

悼公餘威之及楚者猶未泯邪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

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

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

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

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漢高祖即位之三

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趙汸氏曰日月交會有常而積久不能無小變動曰或失其常度則雖巧曆有不能盡其變者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三十年中頻食者再此固不可以常理推也

曹伯來朝

魯文公成公時與晉親睦曹文公壽宣公廬欲恃晉爲安故相繼朝魯及成公負芻爲晉所執而魯不與解紛謂魯爲不足恃也遂不復朝至是武公勝嗣位

三年畢喪後以魯能事晉而來朝以脩舊好焉此以
小事大不得已而然耳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許翰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私相忌怨
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
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
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
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欒氏信不誣也趙
鵬飛氏曰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盈亦何
能為哉蓋懼其挾楚以入爾杜元凱曰商任地闕

二十有二年庚戌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蕭魚以來楚猶不競故欒盈至楚猶懼不受時蓋未至於齊也故晉復會諸侯于沙隨以錮之左氏載盈適齊於秋非也盈非有犯上之惡徒以范氏私怨而輙爲之兩合諸侯盈安得不遂爲惡哉齊莊公陽

與晉會而陰爾縱盈則齊晉之讐復興矣胡康侯曰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將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爲令尹○凡書楚殺大夫
例見文十年楚殺宜申下追舒之殺必謂其爲令尹
而不圖中國也若寵臣多馬之徵從無關於國家之
大故楚亦豈遽殺一貴卿哉

二十有三年辛亥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匄卒弟益姑嗣是爲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名蓋見逐而奔棄君避患則誠有之矣

必叛也與昭二十七年邾快奔同杜元凱乃曰畀我庶其之黨則直以為叛君矣

辨杞考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氏本欲從中國與公子黃不協者也公子黃以二慶欲從晉之故愬楚陳侯畏楚而殺之則豈其罪哉故稱殺而不去其大夫書及虎為寅累也見寅為無罪矣詳見二十年弟黃奔楚下○書及例見僖三十年及公子瑕下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因楚力也黄之歸自此當國用事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外臣出奔已絕未仕他國而復者雖以亂入猶繫之國此書外事之常例也欒盈入不言自力無所因也而能復入爲亂者不惟族黨之强亦其好施得士之助故耳書復者位已絕矣欒盈本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則范氏有所不容矣故以入書欒盈之入特與諸大夫爭强求復其位不惟坐投鼠忌器之嫌而亦祀專禄周旋之戮矣然未至於身叛也故不書叛自盈之奔至此未及二年而又餡之其急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誰所致歟

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

澶淵之盟齊人從晉其意本謂諸侯能納衛獻公也然今年會商任以錮欒盈明年會沙隨以錮欒盈是時欒盈奔齊於是齊人貌晉之舉措不足以有為矣故懷異志不肯復從首以不納獻公之故伐衛而遂伐晉焉然揆心所為非真能討罪者也亦卒於無成而已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元凱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東有雍城按朝歌在

今淇縣之西本衛地杜氏蓋據他日并於晉而言
耳○朝歌尚在衛東去晉甚遠次而不進本畏齊强
也其意則欲以遏齊歸師自文耳啖叔佐曰救者救
其患難凡救當奔命以往次非救道也

己卯仲孫速卒

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許之庶子是爲武仲奪嫡臧爲而立魯之奸
邪也當時季孫宿之賢不及仲孫速而紇爲季孫所
愛仲孫所惡則其人之不善可知矣速特以父時同

列之臣不加黜逐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不改父之臣者此其一也故臧孫亦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石猶生我疢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及仲孫速卒而孟氏之家臣果譖于季氏而以亂逐之紇本小人見逐宜矣仲孫羯父死甫兩月而忍於害父同列其有愧於莊子多矣○按臧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爲後孔子謂其要君罪之大者也然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爲紇旣不得所請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防奔齊畧亦不錄

晉人殺欒盈

盈之入晉主不由君而韓趙荀范之族即群聚而攻之至於曲沃則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無人臣禮而爲衆所排先絶仕籍固已目其爲賊矣故不得同於在位之辭而但稱名耳齊履謙氏曰凡殺大夫不稱大夫者皆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是也見殺於他國者陳夏徵舒陳孔奐齊慶封亦皆討賊辭也今按欒盈良霄徵舒孔奐慶封固皆有罪然在本國殺則不稱大夫者先絶於仕籍也在他國

殺則不稱大夫者兩下相殺之詞也聖人亦據事實而書耳

齊侯襲莒

杜元凱曰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高閭氏曰以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故也凡用兵皆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乘人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侯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壬子

春叔孫豹如晉

謝次雍榆之故且告將侵齊也杜元凱以爲賀克欒

氏非矣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孟孝伯也詳見去年仲孫速卒下高閌氏曰齊之

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次于雍榆無功於晉故孝

伯至此復帥師侵齊爲晉報焉葢懼晉之疑也

夏楚子伐吴

自會向之後中國不與吴會者十年而諸樊不及其

父爲楚所輕嗣位以來兩見伐矣詳見十四年楚公

子貞伐吴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鵬飛氏曰齊以盜臭禍之計襲莒實無得焉故崔杼因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奸也左氏以為崔杼送楚使而伐莒則妄矣何所據而謂齊與楚通使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此年七月八月日連食非常理也詳見二十一年日食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衛侯之奔孫林父爲之非甯殖所主也特嘗與聞其謀耳蓋林父自成十四年因晉歸衛專執政權者十九年矣倚晉爲援結魯爲盟又每預諸侯之事而諸侯之所親也故晉嘗就其所食之戚而會盟焉此林父之所以敢於無忌也若甯殖則僅於襄公初年兩從晉悼公征伐事權猶未專也而當時以逐君之罪同歸甯殖此臨死時所以不平而以掩惡屬其子也故甯喜嗣位意在納君獻公知之遂陰結喜左氏所

載毋躬辱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蓋即此時語也甯喜於是以納獻公爲義而遂與林父相傾矣夫林父豈不欲深治喜哉顧喜之所仗者義愜於人心而宗强衆與亦非林父所能制耳故夷儀之會本甯喜欲納獻公而諸侯亦許之成其謀也但晉人私於林父事卒無成耳然則衛之禍晉覇所致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左氏以爲將伐齊水不克不亦誤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旣制吳於是伐鄭矣蔡陳許皆從楚之國也楚卒

三國伐鄭瞰晉霸之衰而諸侯之貳也然子產用事有備而楚亦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宜咎名陳卿也王祿氏曰宜咎鍼子八世孫其後在楚爲鍼尹宜咎○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者楚人所惡而陳殺之者也宜咎豈敢復奔楚乎蓋爲公子黄所傾而奔愬於楚耳

叔孫豹如京師

魯卿雖不常至京師然亦有時而往豹有賢譽豈亦

假此以為名歟義見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下傳以為穀洛鬬毀王宮齊人城郟而穆叔賀之則事既拂理而義亦背經其誣乃至此乎

大饑

何休氏曰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胡庠侯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

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會稽季本考義

二十有五年癸丑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傳曰以報孟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崔杼初得政時正當晉悼公始霸曾三預列卿會盟以結於晉矣悼公繼又親率諸侯六爲大會而齊靈

公負險怙强志輕晉覇皆不親行而使太子光往光旣習於諸侯之事而驕心生矣及嗣立自矜才智不集衆謀親將伐衛而遂伐晉取怒覇國必非崔杼之意也旣又使崔杼伐莒伐魯以威四鄰觀其事本無遠圖特君所欲爲群臣不敢逆耳崔杼身執國政懼諸侯之報而晉爲之主則無以自解矣故乘晉怒光遂加以弑左氏載莊公通於棠姜驟如崔氏意者設謀誘致誣其罪以說於晉耳是故國無政而衆亂殺則稱人君無道而微者竊殺則稱盜聖人直斷崔杼弑君之罪無可疑矣晏嬰力不能討則自明其不必

死亡之意以免禍而已嬰惟不爲杼所疑故能臣景

公而景公之立也嬰必陰有力焉君子亦原其本無

覺惡之心焉耳○光弑而異母弟杵臼嗣是爲景公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再會于夷儀亦欲謀納獻公也而止於孫林父之讒

由是甯喜計窮遂因衛侯出盟重丘而據國拒之不

使入矣晉人覺惡以致衛禍如此何以爲盟主哉左

氏以此會爲伐齊故非也蓋夷儀本衛地自崔杼未

弑之前已爲會矣而齊人不在故左氏亦曰將以伐

齊然師未至齊未免强爲水不克之說使其果然則崔杼豈不少畏而敢再伐魯邪蓋竊喜欲納獻公正當未會前事而晉侯亦欲乘此息齊之爭左氏所謂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者疑即會時有此議也使非林父沮撓其閒則諸侯已無他辭豈待會而又會哉若崔杼弑君本爲說晉晉人必不以爲罪者也故慶封賂晉理或有之但其事當在告死之初必不因事始動而說者遂以爲受賄免討其亦不考於事理之實矣左氏又於此下附以齊成之故觀所以諸侯未嘗有疵何以見其請成而預盟

哉伐齊之說不足信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公孫舍之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餘詳見本年公孫夏伐陳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諸侯兩會夷儀而人心不協故又同盟重丘以推晉霸德義不足以服人徒盟何益哉○重丘杜元凱以爲齊地非也張洽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故城今按乘氏在曹縣北三十里杜佑氏以爲漢句陽故城是也則重丘其曹地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入夷儀者先儒俱以爲衎也若果衎也是時衛已立剽爲君以衛侯列於諸侯矣則衎當書名以別於衛侯衎位已絕則當書復以別於未絕既入夷儀則與鄭突入櫟事同後又不當復書歸矣然則入夷儀者剽也非衎也蓋剽與諸侯同盟重丘重丘地在曹州乘氏去夷儀遠矣而甯喜據國拒不得歸第嘗兩會夷儀其民雖不敢受而畏晉威焉僅得入居於此耳故夷儀之入弒剽之漸也而甯喜專國蔑君之罪可

見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舒鳩有導吳伐楚之意故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註見十九年殺公子嘉下○是歲公孫舍之既入陳而公孫夏又伐陳蓋子產用事而示之以强也去年楚子率蔡陳許三國伐鄭而陳尤爲楚致力左氏所謂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已夫楚之侮鄭以其不敢敵耳於時子產方强政治以爲鄙我亡故

以報陳爲事一歲而再加兵焉雖兵出於忿而亦謀
國自强之術自是楚雖不能無討而亦以服鄭爲難
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一名諸樊伐楚以報十四年二十四年之兩伐吳
也巢服楚小國在群舒之東詳見文十二年楚圍巢
下諸樊之世未嘗得志於楚見其勢稍衰矣○胡康
侯曰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
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
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

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餙城而請罪也○吳子遏巢
舒除祭祠
二十有六年鄭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甯喜殖之子也○甯喜欲納獻公未爲非正然已立
剽爲君亦宜有以處之故衛侯鄭之於叔武未嘗殺
也北面事之爲君而又殺之不道甚矣且喜以政由
甯氏之故而助獻公則亦私意也安能免於弒君之
罪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剽在夷儀而孫林父在國所以不敢動於惡者懼衛人之不從耳及甯喜弑剽則林父無所容而入于戚以叛衛矣書入見戚人之不欲叛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林父敢於爲亂矣然禍之所起由於自晉歸衛晉人養惡之罪其能揜乎○陳傅良氏曰書叛必不能討者也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書叛始於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獻公許甯喜以政由甯氏而得復國則屈於臣下失君道矣故稱名剽既爲君其位已絶故稱復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偃之子也是為中行穆子○丙會夷儀謀衛弗克以致甯喜弒剽而納獻公晉之恥也於是諸侯皆散無以為謀故使荀吳來聘所以致諸侯也足以見其志歟而以禮下人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黨孫林父以致衛亂諸侯由是不服魯公以荀吳之聘親出會而鄭使卿來宋曹皆遣微者他國一無至焉故晉亦但以微者從事其列於鄭良霄之上者尊霸國也澶淵近戚於此會焉欲庇林父以飾己非

而歸惡於甯喜也喜之執其謀在此矣林父罪狀已著而晉猶陰爲之助使得保全何以令諸侯哉若左氏謂晉人討衛取衛西鄙以與孫氏則林父方當得罪之際晉亦宜畏衆口焉未必遽至此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氏載宋芮司徒女子曰棄長而美平公納諸御嬖生佐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戾事痤無寵誣痤與楚客盟將爲亂向戌曰固聞之求其弟佐爲請向戌聒而與佐語故使失期痤無救乃縊已而公知其冤烹伊戾黃震氏以此爲向戌之罪也然

凡殺世子皆以嬖寵嫉孽而先有奪嫡之意然後小人乘間興讒以爲之助寺人伊戾之譖太子痤與向戍之得證之由平公嬖佐之母也公因太子使無以自明則太子不得不自縊耳是宋公有欲殺太子之心者也故專目宋公而斥殺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夫向戍小人不足論矣是時樂喜爲政其守己處人多有可觀今殺太子乃事之大者而獨不能救則亦全身固寵具臣之才爾

晉人執衛甯喜

衛獻公之復國晉人不敢以爲非也其執甯喜特以

弒剽故再不言以歸未至其國而即釋之也執甯喜而不討孫林父則甯喜有詞而遂縱之其執也姑伏正名以塞霸責豈真能爲衛討賊哉左氏謂衛侯如晉執而囚之事比執甯喜爲重而反不書豈有此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甯卒于楚左氏以爲請伐鄭於理或然甯卒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至是晉益不振諸侯皆貳矣楚人知之故復伐鄭以

報伐陳之役雖不得志而其勢益張中國於是起弭兵之説矣陳蔡許皆前年伐鄭之國今許獨不與者靈公卒於楚國弱不能以兵會也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夘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氏封名慶克之子也○崔子弑君慶封爲黨同專政柄幫勢相依晏嬰雖欲輔景公爲政而未可以有爲故先勸其君以息爭脩睦使崔慶悦於和衆安民此慶封之所以聘魯也自齊人滕伯姬僑如逆婦姜

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矣齊靈末年無歲不加兵於魯而莊公又使崔杼來伐故齊先加禮以謝前過而魯憾已深久猶未釋至昭七年齊强政治始暨齊平解怨釋讐不事侵伐此可以見晏嬰謀國之善矣且慶封返國而崔氏遂亡則慮蒲嫳之間封其謀必起於封使魯之日而實晏嬰陰有以相其成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朔之子盾之孫也是爲文子趙武始用蓋在晉悼公初年以韓厥欲爲趙氏立後也夫趙盾弑逆

賊其世宜絶而武其嫡孫何以立焉蓋趙衰之勲不可無後而趙宗得罪同括子孫必無存者故復立武耳蓋於衰則賞延於世於盾則罰不及嗣即崇伯殛而禹作司空蔡叔囚而仲爲卿士之意也况悼公初年當大臣危疑之時烏得不以此安巨室之心哉餘見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下屈建字子木屈瑕之後與屈完同族公孫歸生字子家石惡買之子孔奐必孔寧之後○詳見七月盟宋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獻爲孫林父之所逐已疑於强家矣雖因甯喜以

後然喜能用衆以弑君獻亦豈能恃之以爲安乎苟有譖之者則必不能無動也況與毋弟鱄相厚則形迹又有涉於疑似矣此衛侯殺喜之本意也然衛侯之欲歸本許喜以政由甯氏則弑剽者幸其所欲爲也非可以復言誅賊矣特患其專而文致之以可殺之罪不足以服人心矣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大夫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衛獻公之母弟即子鮮也從於出奔治之返國可謂能厚其兄者矣然與甯喜同朝不免相依權寵形迹之間涉於私黨衛侯懲於孫林父立公孫剽之事

不惟疑喜抑且疑鱄矣故甯喜旣殺鱄遂見逐而奔是爲明哲保身者乎凡人臣書名書奔皆非美詞也則左氏盛稱其賢豈不誤哉衛侯疑忌寡恩不能安其弟於所厚者薄而能保其臣民者鮮矣○胡康侯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地以宋宋亦與會盟焉

蓋向戌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皆携澶淵之會僅得魯宋鄭曹四國而已趙武新執晉政計無所施而向戌者宋大夫之達於政者也以爲晉覇無爲則宋受楚患幸已善於楚令尹屈建則欲有以紓之故爲弭兵之說以告於晉適契趙武之謀而楚欲與晉爲匹重違向戌之議亦見許焉是以晉楚同主夏盟也魯衞曹宋者晉之從也蔡陳鄭許者楚之從也會分二主而其從交相見焉晉覇不競授楚以同主諸夏之權自是中國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遂自主會于申其勢益强莫敢違矣然則宋之會盟中國之衰而晉

之罪也其先晉據實也說者以爲楚人衷甲爭先而晉惟以信爲本故以晉爲先則誤矣左氏載齊秦邾滕在列而經不書左氏誤也其載楚使驛謁諸王而後相見之禮定亦不足信○陳傅良氏曰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南北二覇天下之大變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丙辰

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石惡衛之世臣已預諸侯之事而其父石買嘗為孫林父立剽之故而伐曹者也衛侯既殺甯喜群臣必有後言此衛侯之所忌者而石惡以用事之臣宗強黨附亡衛侯之所深疑者也是以見逼而奔耳左氏以為討甯氏之黨則何待於二年之久意者以其嘗黨孫林父而猶懷貳心乎

邾子來朝

髙閌氏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詳見元年邾子來朝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會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強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崔氏亡矣崔杼何以不書死自縊也其子崔明何以不書奔未爲大夫也慶封者崔杼之黨崔氏亡

則慶宗無所恃矣然非慶則不能亡崔故欲亡崔者必先間慶慶封荒淫嗜酒剛愎狠謀爲蒲盧嫳所愚而不知尋自及也夫盧蒲嫳者盧蒲癸之族而癸則莊公之黨未忘報讐者也嫳寵於慶而癸得行其謀矣故因其家亂以慶攻崔崔氏安得不亡乎嫳謂抒爲君讐天棄則封必不肯以君讐自居而癸復得歸爲慶所用此嫳謀所以爲出於癸也癸既事慶因變報讐於是慶氏亦繼崔氏而亡矣夫癸本莊公私暱小人特假此以爲名矣而癸之謀安嬰亦似與聞焉不然其事近於國亂無攻當景公之世何恃而敢爲

乎故數伐崔而國人助之於伐慶而陳鮑助之則以晏嬰有足恃焉故也乘亂去奸不勞已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可謂善於謀國矣但杼封二逆未嘗明正典刑則亦不得為討賊耳然封至魯不久畏齊奔吳非晏嬰以正治國則亦安能杜其復入之望哉

十有一月公如楚

公之如楚蓋以宋之盟故親往朝也臣不行而以君往畏楚甚矣而反爲楚所辱使之親襚且止之送葬焉此非季氏之所貽哉魯臣全無主辱臣死之心故後書公在楚以見魯臣幸其君之不歸而得恣行於

其國也鄭漁仲曰從楚之諸侯交於晉從晉之諸侯
交於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於
今始朝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楚康王昭卒子熊
麇嗣是爲郟敖○甲寅至乙未相距四十二日必有
閏矣然不以閏書闕文耳

二十有九年丁巳

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止公送葬旅瑣無依襄公之困辱甚矣魯臣不

以爲意乎其不歸故歲首公在他國者但不書此
特書所在以存君也蔡氏謙曰季氏無君故正以
必存君以示義是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衛獻公衎卒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弒吳子餘祭

閽不言國不知其何國也不究其所從來而即用之
以爲閽人其君褻焉無上下之分之辭也不稱姓名
微之也穀梁傳曰閽門者寺人也禮君不使無耻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
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
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吳子餘祭弑弟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罃之次子高止厚之子華定弱之弟世叔氏儀
名文公子太叔之後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城杞
左氏以為六月事蓋史闕文耳何以知之自此以下
俱蒙庚午日則理有不通耳○左氏又曰晉平公杞
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

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戍毋寧安輿大役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群臣亦必有詞矣蓋杞在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苟為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夫杞國小城惡地未繫於必爭故楚之所急常在宋鄭而杞又以王者之後於宋尤親宋猶自強足以支楚而杞亦依以為安焉盟宋之後宋既事楚則杞無所庇不可不慮矣晉平因而城之則杞得恃以固終春秋後乃始

與宋俱亡得非有賴於茲城歟故杞之城本爲中國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脩德睦鄰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轅而區區以城杞爲務則亦末矣○此與下杞子來盟事相關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匄之子是爲范獻子報仲孫羯之如也

杞子來盟

杞子來盟又欲降而稱子也左氏以爲晉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非也魯距杞爲遠春秋之初杞雖常事魯而魯實未嘗侵奪其地何田之可治乎但僖公

時杞以貢不能供欲求降子爵人責之猶仍其舊至是晉平公合諸侯城杞而杞人因欲降從子爵仍附魯貢故來請盟魯襄公既許之矣然明年澶淵之會猶使杞自列於諸侯則以魯貢賦之厚故也故昭六年盍姑之卒猶稱杞伯至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昭公亦不聽其稱子而自是終春秋之世杞復稱伯矣書此見杞之不能自強也而魯人不能庇杞以卹所無使困於供貢焉徒盟何益哉○杞本伯爵詳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吳子使札來聘

札壽夢之子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而季則札也餘祭方為閽弒孰使之聘邪蓋嗣君夷末也當為六月事而史闕之耳說見本年城杞下凡諸侯兄弟為大夫則稱名如州吁是也已為卿者則稱公子如公子慶父公子友是也未為大夫而以弟故食祿預事者則稱名繫弟如弟年弟語是也辭祿而不仕者則稱字如弟叔肸是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今札既稱名則已為大夫矣左氏謂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立棄室而耕則季札宜若終身不仕者也春秋於此乃以禮書

名何邪且札之爲臣非止此一行也以傳考之當王
僚未弑之前皆居官奉職之日而其辭立逃耕豈可
語於諸樊世哉竊意札之在吳以賢得譽國人皆以
其德足以君我而願之而札終不得國故稱譽日廣
而傳爲讓國之美談耶故自左氏所述所聞有諸樊
將立季札之説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爲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以爲君季子不受迭爲君而致國季子然猶
未及乎其父所命也至於史記則又附益之以爲季
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
樊攝行事諸樊有命授弟欲傳以次而其説曰以長

矣夫諸樊兄弟相及豈爲壽夢賢季札哉自壽夢之卒至王僚之弑凡四十七年皆季札所歷之歲也則札當壽夢時尚甚年少而諸樊皆終讓其弟亦賢君也壽夢果有公心豈宜遽舍嫡長之賢而欲立幼弱之札乎及考諸樊餘祭皆輕死爲勇者也故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弑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爲未必肯讓札也況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蓋由國家多難群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末初季札始用猶未爲卿未能有勞於國惟導其君以通好上國言辭有文故

季札以知禮稱而謚美歸之矣夫夷末之死札辭爲
君亦或有之但久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强
立固避之狀而諸樊子光亦未見其有爭心也故王
僚代父夷末以立而得遂成爲君者十有二年使光
稍有爭心則季札必當謀於吳衆推戴爲君以安社
稷而僚必不得立矣僚以非次而立則其名爲篡而
光使專諸刺之是兩下相殺也不得言弑而亂亦不
在十二年之後矣況殺有主名又豈得併沒其實哉
觀弑僚稱國則大臣不服而與國人共廢之辭也其
時人必欲推立札札必不肯自污而延陵之逃實在

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札既不立則位必之光此群臣之所為也而光何預於弒乎光之君國頗能自强不幸遇弒而不能自白其不爭之實札由不立遂得以專讓國之名若札者即其潔身獨善亦一清脩之士也然以貴戚舊臣人望所屬國亂而不能定人君弒而不能討賊徒知守節竟廢大倫非所謂輕千乘之國而蹈道則未者邪此固春秋之所不與也但來聘不稱公子者未為卿也其稱名者大夫之恒辭耳胡康侯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則過矣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一

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與○吴之聘魯始此蓋假魯致人以離楚黨之術也而魯自此始貳於楚矣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本惡族也崔杼死而止始與政事使從城杞之役必其人貪慾專功故因其歸而去之左氏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是已蓋晏嬰爲政明於用舍能去不肖而立賢也止去而立敬仲之曾孫偃傳曰良敬仲也敬仲即高傒則用賢之效可知矣

○北燕姬姓伯爵國召公奭之後杜元凱曰北燕燕國薊縣按燕國即今順天府是也趙鵬飛氏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黄震氏曰此年士鞅來聘而報之也

三十年戉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氏罷名時爲令尹○楚知吳已聘魯故報公之朝懼失魯也張洽氏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行覇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

之責而何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般弑父遂立爲君矣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

左氏所載景公淫而不父之事無以考其必然但般本意實欲急於得國耳何以明之蓋春秋時凡臣弑君子弑父必關利害乃動邪心或以奪位或以專權或以見疑或以被逼皆非有權力者不敢爲也及其弑也非遇忠臣死節亦未有不諱其事者如其事情隱微形迹稍密則遂以疾訃不使人知或稍彰聞不能自掩則或加以遜或加以虐或云遇賊竊殺或云

遇急自縊皆以邪說文姦若謂其君當死然者諸侯苟聞其事則亦以文姦之說歸惡於君而人亦不以爲非矣夫君而見弒豈無自取之罪然弒之者未有不因利己而動也邪說行而亂臣賊子肆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故弒逆之賊皆究其主名正其大惡之罪而後人知邪說之亂正矣夫亂賊邪謀終莫能掩如此可不畏哉○般立是爲靈公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內女卒葬例見莊四年紀伯姬卒下○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

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
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今按伯姬歸宋在成九年至
是巳四十年計其未嫁之年而數之計巳不下六十
宜亦知所輕重矣當夫火勢剝膚以生爲重奚必聽
於傅姆而後避哉宵雖下堂於義亦無害也况經文
書宋災而曰宋伯姬卒則災乃在其國中而非後宮
迫切之地如僖二十四年之西宮災也何以必其爲
逮火而死乎當時蓋以伯姬爲賢因附會其說而後
儒遂妄傳其事耳故程端學氏曰行禮度義之輕重

禮重而義輕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而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棄父母之遺體義之重者也故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行禮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死適與災同日耳穀梁之說妄意之也此論得之矣若吳澂氏以爲罪宋之臣子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火其義甚正然亦以伯姬爲火死也咸無取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　王子瑕奔晉

佞夫者靈王之子景王之弟也稱名者王之兄弟列於上士也凡王之兄弟已受職位者恒稱王子如王

子者則爲大夫者也王子虎則爲上士者也未仕而以弟故列於群臣者亦使之不失元士視子男之禄則繫名於弟如弟佞夫是也自下士以下則姓名不登于史策而王之子弟例不下列於下士矣○靈王之卒王子瑕之徒多附佞夫者至是景王疑佞夫之植黨而殺之仁人之於弟蓋不如此背殺其弟見其無親親之恩也王子瑕者蓋必靈王之弟儋括之叔先儒以爲景王子非也竊意今王之子當稱王某子凡稱王子者皆先王之子也若謂瑕爲景王之子豈有儋括欲立佞夫而瑕反背父以黨逆乎儋括既爲

罪首與瑕同時奔晉何爲經舍首惡而獨録瑕乎果爲僭括欲立佞夫則殺佞夫不當遲至二年之久而括亦不得免於戮矣求之於經理有不可通者故傳註之說不可盡信而直以王子瑕爲佞夫之黨也奔不書出者蓋失職之臣非居祿位而奔也而瑕覬覦非望以陷佞夫於死罪亦著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　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成襄以後公女自宋共姬外未有書卒者蓋春秋叔世政在大夫公女少有嫁爲諸侯妻者雖

間有之禮亦薄矣故恒不書宋共姬獨以賢德見重於時而恩禮特厚焉此所以卒書而葬特遣卿往會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爲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蓋奔者有罪見逐之名則出於當國者所主矣許者鄭之讐也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不言復者

未絶其位也不言叛者但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於叛君也良霄見逐於國本無大訶而田里未收義猶可復今乃藉兵以復國不旣爲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絶於仕籍以罪討耳稱人以殺者駟氏秉良霄之亂即率國人急攻而殺之不待歸獄於國也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産所以不主彊直也歟子皮即罕虎左氏序此抑揚亦或太過以經正傳斯可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胡康侯曰蔡景公何以書葬剌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賵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而徃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耳世子弒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耳曾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鄰國有災皆未嘗謀而於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然弔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當時蔡般弒君未嘗謀討而獨謀宋災先儒以為不知類者也故會不書所為而特書宋災故者蓋聖人疑其大會為謀中國也而罪具見矣趙武方執晉政而所謀於諸侯者如此意其為人必仁厚有餘而才智不足者也霸業自此而益衰

其有以夫〇會書所為例見桓三年會稷成宋亂下

三十有一年杞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楚宮楚丘之宮也詳見僖二年城楚丘下蓋僖之故宮也左氏以為公作楚宮則勞民重事而春秋何以不書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者齊歸之子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左氏以子野為敬歸之子不足據也詳見昭十一年夫人歸氏

薨下○卒例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滕子以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例見元年邾子來朝下滕之事魯可謂共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

陳傅良氏曰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子虐國人患焉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弒君者非稱衆也蓋爲亂衆所挾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輿

奔吳不稱爵以其未立為君也左氏謂展輿為弑以
經意不合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八終